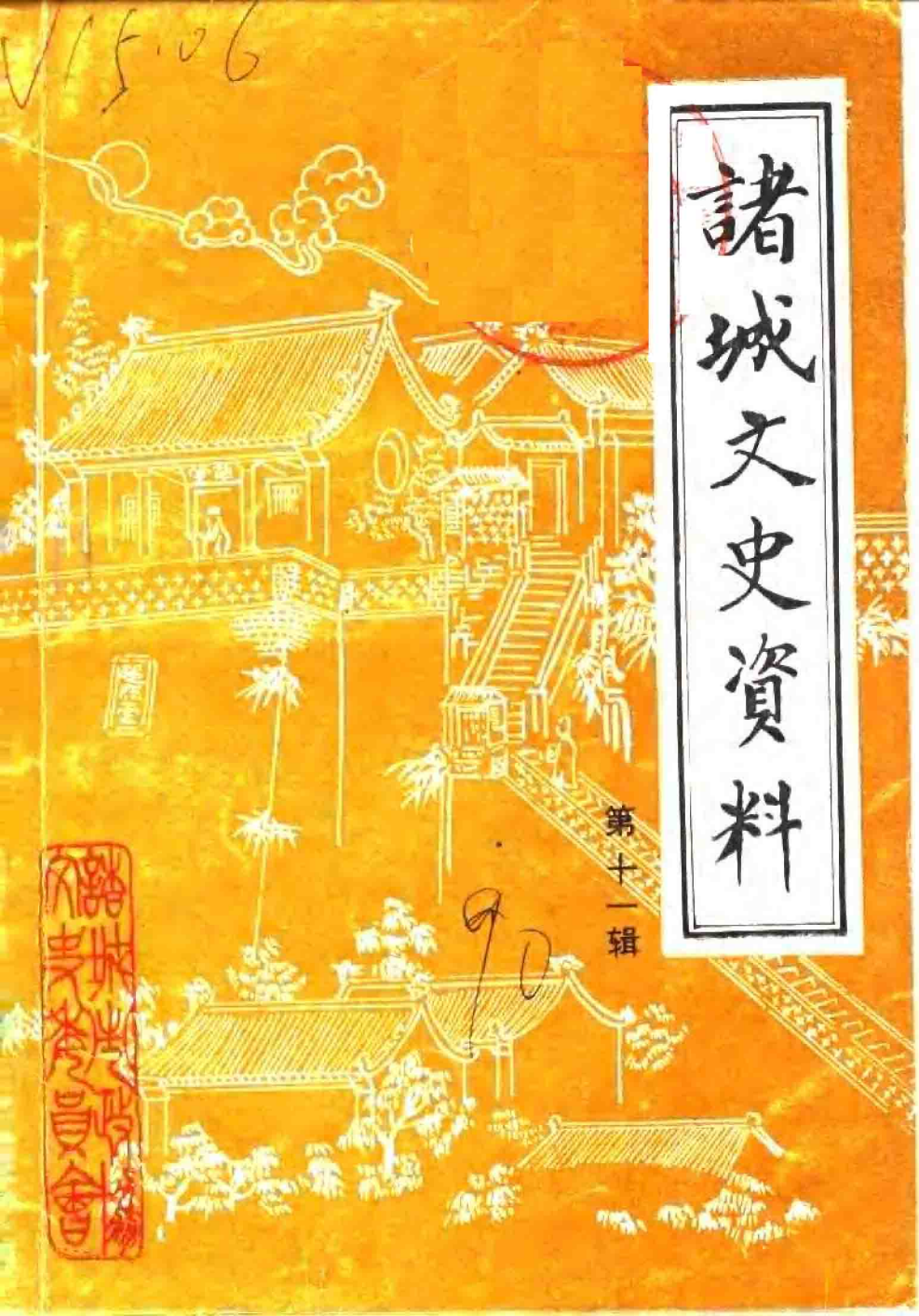


V15.06

諸城文史資料

第十一輯

90



诸城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内部资料)

政协山东省诸城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0年12日

封面题字：陶 钝

封面设计：安茂春

诸城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1990年12月印刷）

工本费：2.95元

诸城市邮电印刷厂印制

本书编辑：李 森、谭明杰、许桂忠、张 谔

第一册

(精查册内)

前 言

《诸城文史资料》自1982年创刊以来，已出版十一辑、加上由省、市政协联合编辑出版的《民主革命的先驱路友于》一书，我市政协已有63万字的史料与读者见了面。这些史料以翔实而丰富的内容再现历史于今天，它起到了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的作用。

本辑《诸城文史资料》以抗日战争史料为主，兼收清末民初以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等方面的史料，它以活生生的事实和富有表现力的笔触，反映了一些有着浓厚时代和地方特色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这些史料中，广大读者将进一步了解诸城的过去，看到诸城之所以有今天，实乃数代人抛头颅，洒热血和艰苦奋斗的结果，从而更加热爱家乡诸城，为维护社会稳定，实行改革开放，搞好两个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陶钝、隋灵璧、王乃征、宫钧民、李建修、王希坚等老同志为我们提供和撰写了宝贵的史料，现在台湾的路君约教授和裴源先生从海峡彼岸寄来了华章，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同时，对所有参加撰写稿件和提供史料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随着岁月的更迭，文史资料的征集时限已延伸到建国以后，有关恢复和发展生产，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方面的内容都在征集之列。有关建国前的史料虽已大批抢救到手，但仍有空缺部份和薄弱环节，特

别是工商经济、民族宗教、社会习俗等方面还有待于我们去大力挖掘。

瞻望未来，任重道远，恳望广大读者和文史爱好者、知情者，挥动如椽之笔，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撰写出更多有较高质量的文史稿件，使我们这个文史园地更加万紫千红，绚丽多彩。

编者

目 录

难忘的岁月.....	陶 钝 (1)
我对诸城抗日战争初期的回忆片断.....	臧家琳 (19)
忆路家道口袭击日寇之经过.....	路君约 (39)
诸城抗日第一战	
——道口阻击战追忆.....	路仲英 (44)
一场鼓舞民族士气的战斗.....	王培良 (49)
回忆“一百单八将”南下，怀念	
邹鲁风、董昆一同志.....	宫钧民 (53)
我们是新时代的“一百单八将”.....	王希坚 (71)
壮烈的夏家营子保卫战.....	王瑞玉 (78)
王士骥连队起义经过.....	王乃征 (85)
日寇在诸城暴行纪实.....	徐天石 (89)
孙炳顺等屠刀杀鬼子.....	邵顺基 (94)
北洋军阀在诸城的黑暗统治.....	栾凤功 李 森 (98)
杨虎城师长来诸城的前前后后.....	管士先 (105)
杀“十八家大人”纪实.....	魏陆毅 (117)
军阀韩复榘巡视诸城点滴.....	孙朴风 (122)
我所知道的韩复榘.....	管士先 (125)
土地陈报琐忆.....	杨小南 仇立民 (132)
挥泪话严君.....	裴 源 (137)

一代新女性——隋焕东……………隋灵璧(147)

英名存天地 浩气留人间

——忆哥哥杨曾波烈士……………杨曾清(150)

回忆曹涌涛同志……………孙铁民(155)

诸城发网手工业的兴衰……………刘延曦(160)

清廉敢言的邱樨……………鞠明连(165)

清末民初轶事数则……………王星南口述 李 森整理(170)

翰林率饥民“抢”粮轶事……………刁刃凡 栾凤功(174)

著名古琴家王心葵……………惠立群(177)

“民先”组织在诸城乡师的建立和活动…李建修 刘铨(181)

忆母校诸城乡师……………张茂生(185)

怀念你，母校……………刁刃凡(193)

沧湾小考……………任日新(199)

石屋山散记……………王荣炬(202)

难忘的岁月

陶 钝

按：陶钝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曾参加了家乡的抗日活动，他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述》一书中，详尽的叙述了这段经历，其中“回家乡打游击”和“道口侧击战”这两段回忆，有助于广大读者较全面系统的了解诸城抗战初期的形势和道口袭击日寇的情况。经陶钝同志同意，特予转载，以飨读者。

回家乡打游击

路君约（路友于烈士的胞弟）回乡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姓汪的爱人已经在家里了，要回家结婚。我到家休息了一天之后，去访区长路景韶才知道这个秘密。路景韶是友于的大哥，凭二弟友于的庇荫他才在昌城区当上了区长。友于同志牺牲之后，南京国民党並沒有根据他是执行委员会后补委员，承认他是烈士。共产党虽然对他重视，但他究竟不是共产党，也没有表彰他的烈士行迹。后来因为国民党有他的许多朋友作了要人了，才提出证明他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国民党才承认路友于是烈士，他的家属才受到烈属待遇。但这份荣誉和待遇，没有落在友于的遗孀和儿子路强谊、女儿路端谊身上。强谊者意为要中国加强对苏联的友谊；因为张作霖破坏中苏友谊，所以生了女儿取名端谊，意在端正对苏联的友谊。他们只是在家乡读书，並沒有享受应有的待遇。大哥路景韶却因友于的缘故当了昌城区的区长；三弟路汝谨

原在医科大学不正干，友于多次批评教育他，他却弄到了诸城县党部委员。这兄弟俩为了加强自己在地方上的权威，在昌城镇南门外，仿照相州镇王姓、孙姓和城里仕宦之家的办法树了一座碑，碑文是：“故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路友于纪念碑”。又在村北安置一个衣冠冢，也立了一块碑，上写：“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4字分两行写）路友于之墓（单行写）。路景韶当了区长，40岁以后留了胡子，所以又称路大胡子。昌城区（第七区）是诸城除了城区（第一区）以外最富的一个区，有50个村子，十个乡，大小地主很多，乡长都是地主。如逢戈庄乡的乡长，是清朝刘墉之后，至抗战时还是有几十顷地的大地主。巴山乡王家是著名古董收藏家，堂号“商盦堂”，因为保存商朝的一个盦。每个乡都有几家或几十家有三、五顷地的地主。乡政府在这些地主指挥下称霸一方。路景韶当区长从来不直接把苛捐杂税加给住户，他抓乡长，乡长就转嫁给本乡的富户，富户转嫁给农户。最后还是压在农民身上。

昌城区又是教育最发达的一个区，除了城区，它和相州区都是完全小学最多的区。昌城区就有四处完小，入数都在百人左右，初小每村有一处。有的两处，乡里的小地主有文化的都兼小学校长，小学教员是聘请的。所以七区的知识分子比较多。乡里的地主为了防备土匪绑票，自己备枪支，养保镖，所以都成立了乡队，每乡二三十人不等，最多的七八十人。每村都有一个土围子。晚上围子关门上锁，乡丁上墙巡夜。养乡丁虽然是地主富户自卫，乡丁的费用开支却落到乡村百姓身上，不需要保卫的贫户，也要纳乡丁捐，这是第一层；区里又加上区政府的开支和养区队的饷银，这又是一

层；到了县，一切捐税按地丁税摊派。一两银子值两元钱，可是把这十几种附加捐税并起来，纳地丁银一两就要出二三十元。不要以为几分银子只值几角钱，实际上要纳10元至20元的。如果欠下了过期不交，乡丁衙役来催，除了罚款之外，还要招待差役费。表面上太平无事，实际是民不聊生。

大敌当前，县官把家属、细软都运走了，他坐在县衙的任务是严禁抗日宣传和活动。

在这样的环境，对这样一些人，是不是能拉抗日游击队，我是经过长时间考虑的。如果不理他们，他们会当维持会，为害更烈。如果这些枪落在汉奸手里，就加强了敌人的羽翼，把他们拉上抗日的路，还是能起作用的。党中央不放弃国民党，我们也可以促使地方势力，使之不当汉奸，减弱敌人的统治力量。所以决心和路景韶合作。

首先我和他谈，友于兄在当时主张国共合作，直至牺牲也是和共产党在一起的，他成了国民党人的榜样。这样的国民党人，不仅国民党尊重他，全国人民都尊重他，连共产党也同样尊重他。政见不同，救中国的意志是相同的。这话能打动一下路区长的心。他的五弟，路家的旺杆叶（即路君约）又在旁给我帮腔，路表示了不当汉奸的决心。他说：“当了汉奸对不起为国牺牲了的二弟”！

我建议保存地方行政的武装，整编为抗日游击武装。七区是平原，如果存在不住，南入障日山区不过四五十里，几小时就可以避开敌人。整个区编为一个大队，路区长兼大队长；十个乡编为十个中队，乡长兼中队长。这样五百人的游击队就成立了。日寇来了避免和他们直接战斗，汉奸来了

让他站不住，惩治他们。敌人占了诸城，他们统治不了七区。路为了保存实力，保身保家，这个计划他完全接受了。

我告诉他县长在位，各区都起不来，县长跑了，各区乱了，就不好收拾。此时最好招集各区长会议，全县一齐抗日。用什么名义召集会议呢？我考虑了一夜，忽然想起了君约要结婚，于是发出请柬：“舍弟君约与汪女士订于九月（阴历）十九日借登高赏菊的佳日举行婚礼。希大驾光临”。这个主意不仅君约喜欢，路区长对这个排场也兴高采烈。焕辰（即徐焕辰，陶钝同志堂侄）带回家一辆自行车，徐家河岔距路家道口只有八里。早饭后我骑着车去，晚上回家吃饭休息，午饭在区里和区长、君约、区队教练，还有来往的乡长们一起吃。有酒有菜，他们每饭必饮，我却从不沾唇。他们因为我是大学毕业，又为作爱国活动被韩复榘关了四年，几乎枪毙，今天回家乡抗日，都尊重我。他们和区长说话都有顾忌。区长克他们很厉害，实在过不去了，求我说句公道话，常常是我一言解纷。他们都吸鸦片，区长吸，乡长个个都吸。一旦矛盾解开，躺下来就吸。我和君约离开他们，让他们谈他们的事。有一次一位乡长开玩笑地问我，你这个邪门不沾的新人物，怎么能和我们这些破旧货在一起？我随声答道：“抗日的人无论谁都可以在一起，当汉奸的什么人都不能同他说话。”我这句话使他们安心乐意同我谈话。闲谈中间，我又劝他们把吸鸦片的嗜好戒了，我对他们讲，今天不仅不应该吸，也会弄不到鸦片，除非抓到汉奸才可以弄到。

农历9月19日前一天，所邀的宾客陆续到来了，共到了五个区长，十个乡长。这些客人都是两辆自行车，警卫员

挂匣子枪，区乡长自带手枪，耀武扬威聚集在路家道口村小学校舍。我出主意邀了赵明宇，他是友于的好友，待君约象个大哥，原在青岛铁路小学任校长。他来对君约说：“若非徐大哥在此，我是不会来的。”二区长王和轩也是依靠他作参谋的。他又带了一批从各大学肄业、毕业的学生来。从18日晚上起就鼓乐喧天，宾客盈门，这个婚礼就算开始了。酒气熏人，鸦片烟香四溢。他们谈事都是倚在摆着烟盘子的炕上，我们是插不进去的。我同明宇、君约和大学生们还有路家同姓的几位高中和师范毕业的青年一起，把当前的形势凑了凑。这时正是平型关大战歼灭了日寇王牌军坂垣师团之后，大家认为：坂垣师团可以歼灭，其他日军就都可被歼灭，日寇没有什么了不起；另一方面，平型关大捷也说明中共中央领导的八路军已经从陕北出来了，进入了山西，进入河北、山东都是指日可待的事。这一谈论大家抗日的信心更足了。明宇对我出的主意以君约婚礼为由，召开几乎是全县区长会议这作法，十分赞赏。他决定留在这里作二区的代表，有事便于商量， he 可以和王区长联系。王区长是相州镇人。相州镇的共产党员没有活动，也没有被压制。相州镇的和有关的王氏宗亲却在国民党中。同族王立亭奉了蒋的命令，以二十八支队的名义在山东东部封官加号，王区长是他笼络的对象。他也同路景韶联系，给以诸城第一大队的番号。此外驻昌潍的专员厉文礼，也作出抗战的姿态。在他所管辖的县内，委任抗日大队长，也给了路景韶大队长封号。这些委任状都是一纸空文，连押状金也丝毫不带。我曾对路讲过，二十八支队带着大量军饷，昌潍专员财物聚积了很多，想以一纸空文来拉拢，谁受他的拉拢？这不是事变以前

的日子了。路景韶知道我们出的“不见死尸不落泪”的主意，也很欣赏，他就这么办。

19日上午开区长、乡长会议，请我和明宇发言。明宇说他不常讲话，有话讲不出来，要我好好地讲。我讲的话大意是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多少年前就图谋灭亡中国，六年前占领了东三省还不满足，已经开始向华北进军，不久前又从青岛登陆。韩复榘不战放弃了山东，我们如果不自己起来，保国保家保身，就要当奴隶。我又以平型关歼灭王牌日军坂垣师团为例，说明日寇是可以打败的。要是主力军在正面抗击，游击队在后方打搅，他们就难以在中国站住脚。国共两党合作抗战了，我们全县的区长们也要团结一体在敌后和日寇周旋。我的讲话得到区长、乡长们的同情。讲完之后，他们没有鼓掌的习惯，异口同声地说：“讲得好，讲得好，徐老弟就是我们的总参谋。”大家公推路景韶为诸城游击支队的队长，六个区六个大队，分在各区和敌人周旋，有需要配合的时候，互相联系，一致行动。

下午举行婚礼，新娘把脸垂在胸前，我们谁也没有看到她是什么模样。君约是小弟，这些老大伯不好闹得太厉害。乡长们是下级，论年龄比我们还大，带胡子是多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跟着作出欢笑的脸色。新人入洞房后，就盛开宴席，大吃大喝，大谈大笑，猜拳行令，杯盘狼藉。我在这种场合是无能为力的，和君约说了一声“明天不来”，踏着月色就回家了。

第二天，在徐、庄、陶三河岔村向有枪支的户说明，以区长为首成立了游击队，有枪支的都要把枪支交上，免得日后日本人来，被汉奸把枪支收去，帮助了敌人。要保存枪

支，最好自己带着枪参加抗日。前后集合了十几个人，十几支枪，成立了一个班，准备交给大队长。扛枪的都是青年人，都有相当的射击技术。焕辰带着自己的一支枪，作为班长。他在后期师范受过军训，也懂得一点军事常识。

再回到区上就研究具体整编抗日游击队的事。一个乡只够一个排，名字叫分队，乡长们可能不满意，而且有的乡也够个连。不如给他们一个中队的番号。10个乡10个中队，冠以乡的名称，例如昌城乡中队。区队编为直属支队。共11个中队编为1个大队。各个区都拥戴路景韶为诸城县游击支队长。昌城区大队称为第一大队，路景韶兼大队长，钟教练为副队长。经过研究确定了：先整编直属中队，把年老体弱不能扛枪的，遣散回家，仍得30余人，任命原区队长路强谊为中队长。整编开始，我先讲今天的形势，我说，日本兵旦夕可到，这地区马上就要失陷。我们要拉起队伍和敌人周旋。特别是我们把枪支收起来了，汉奸队来了，找不到枪支，就容易制服他们，使他们不敢直接为非作歹。我还对队员们讲解“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队员们以往早已受过军事训练，立正、稍息、齐步走都能作，但是没有听过政治讲话，初次听到抗敌宣传讲话，还很感兴趣。

我和君约建议成立一个宣传队，我作队长，君约作副队长，准备把焕辰的河岔的一班人和道口的路家子弟，以及从二区来的学生青年都归宣传队领导。赵明宇担任了大队部秘书，帮助路景韶办文事。明宇是友于的朋友，景韶、君约都尊重他，他说话和做事都温和谦虚，和路区长能合得来。整编乡中队，先从近处的昌城乡开始。也是把乡丁集合起来，

先由区长发表整编的命令和整编建制，把队和班编好，然后我就作抗日宣传讲话，还是讲形势，讲保国保家的道理和战略战术。这时韩复榘已离开济南，日寇已在青岛登陆，没费一枪一弹，胶济铁路完整地落在敌人手中。高密已经驻上日军，说不定什么时候敌人就顺着诸高公路南来。所以我们连日进行乡中队的整编。这形势也促使各乡长知道大势所逼，不编不走不行了，都自己作了整编准备。所以整编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发生不愿整编的事情，

10个乡中以逢戈庄中队最大，共80余人，够一个连的人数。这个中队一律德国老式套筒枪，式样虽笨，使用很顺手，射击也较准确。中队长是各家推出来的原来带队的头人。这些乡丁是从佃户中选拔的，每人每天一升谷子。一升谷子碾成小米够二斤半，有这份口粮，一家三四口人可以不挨饿。乡丁每天有两小时的操场训练，其余时间白天轮流站岗，晚上分班值勤。诸城的逢戈庄刘家是刘墉的后人，刘墉正支已经败落了，借他的旁支起来的也辈辈是地主，他们住着逢戈庄和刁家庄两个村子，都有半砖半土的围子。两村相距不远，又有80名护院乡丁，所以土匪不敢惹他们。他们再拿出部分钱来打点官府，官府也不得罪他们。他们一直过着安稳的日子，日本人来了就过不下去了，所以区里来整编，他们真心诚意的欢迎。整编以后等候集合命令。

刘墉本是世家子弟，是依靠他父亲刘统勋起家的。刘统勋任过大学士，比吏部尚书还高，入阁是宰相地位。其实刘统勋起家也是依靠他父亲，刘墉的祖父。一个穷书生苦读寒窗，中了进士，放了甘肃省的一个知县。这个县是个地瘠民穷的县，年年从国库拨银救济，这位刘知县是农家出身，知

道种地生产，率领着这地方的农民开荒种粮，得到了丰收，不用救济银了。皇上得知，非常重视他，陛见时他陈述了率民生产的事，皇帝嘉奖，赐与他“清正爱民”的褒词。所以刘家的堂号是“清爱堂”，以褒词中的两个字为堂名。在诸城，传说“清爱”两字的意思是大清皇朝爱他们，那都是胡吹的。后来刘壖的嫡系衰落了，到城里住店，但挂上“清爱堂”的灯笼，县官知道了，还得按礼去拜客。为了免去到店里拜一个穷小子，有失威严，县官送50两银子去，这灯笼就摘下，县官当作不知道就过去了。换了中华民国，清爱堂的牌子就不管用了。刘家当年三代为官并得到清朝的宠爱，御赐的东西很多，分家时一辈传一辈，分家损失了一些，卖掉一些。现在的地主都带着古玩到青岛、天津避难——土匪官府之难，这些家传宝物差不多都不存在了。当时分家时有一幅蔡邕的画卷，上有康乾两代的御印，这真是传家之宝。分家时分不开，谁也想拿在手里，争夺不休，最后拿到祖坟上烧掉还给了祖先。这是刘中队长后来同我讲的。

整编巴山乡，看到了王家商盍堂的住宅。住房不算，就是他们家的仓库，开进一个团的军队也住不满。王家巴山隔河和相州镇相距只有五里，受相州镇的影响很大。这里出了一批大学生，还有一批文艺工作者，都不在乡下了。整编时见到一位第一师范的学生在场接待我，我动员他编入队伍将来在一起抗敌，他答应说好，可是没有实现。

整编最后一个乡是离道口60里的柴沟乡。到的时候已经下三点了。整编完毕，太阳快落了，回头60里，到了百尺河已经快八点了，分道回家。我从百尺河向西南岔道走，路窄